



# 太平桥：一座千年古桥的爱心接力

□柯光闪

## 开栏的话

“潮起三湾”大型文学采风活动近日在蔡襄故里枫亭拉开帷幕，开启了为期一年的海阳文学之旅。接下来，采风团将沿着湄洲湾、平海湾、兴化湾的海岸线由南向北深入行走，探寻莆田的海洋过往，记录莆田建设通江达海战略港城的时代现场。即日起，本版开设“潮起三湾”专栏，刊发这些探寻发现与行走记录。这是一场文学与海洋的对话，也是一份关于家园的书写。我们愿以平实而温暖的笔触，呈现一个生动、立体、不断生长的滨海莆田，呈现这座城市正在展开的新篇章。



枫慈溪流经枫亭，缓缓东去。每年腊月廿五，太平桥上的慈善民俗活动总会如期举行。朱福忠 摄

枫慈溪从山岭间一路流淌而来，到达古镇枫亭时，脚步不由自主地缓了下来，不再像上游那般湍急，而是带着一种历经世事后的从容，缓缓东去，流过太平桥，流下太平陂，流入太平港，最终汇入湄洲湾。

回望宋元时期，那时的港口，整日人声交织，号子、方言、叫卖声和海风混在一起。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的繁华景象：满载货物的商船驶进河口，来自各地的丝绸、瓷器与从南洋运来的香料在此交汇转运。

溪上的太平桥阅尽沧桑，仍静静地横卧在水面之上，见证了古镇往昔的繁华。如今，灰白的石板被岁月磨平了棱角，镇上的居民每日从桥上经过，或赶集、或劳作、或迎来送往，却鲜少有人为它停留。它太过平凡，平凡得如同生活本身，成了背景中一段无人问津的沉默。直至几年前的那个喧嚣午后。机械的轰鸣声打破了溪流千年的宁静。钢索绞动，水花飞溅，一对沉睡已久的石兽缓缓浮出水面。

那是两只石雕狻猊。它们蹲踞的姿态依旧威严，头颅高高昂起，目光凝视前方，双唇紧闭如锁。没有人想到，枫慈溪底刚刚苏醒的这两只巨兽与70公里外的泉州洛阳桥上那被万千目光凝视的石狮拥有共同的血脉。它们都叫狻猊，是龙之九子，专门负责镇守江海。

二

若要探寻这石兽之源头，需逆着时光长河回溯到北宋仁宗朝。一代名臣蔡襄伫立在泉州洛阳江入海口。这位19岁便高中进士的枫亭才俊，此时早已凭借直言进谏与书法造诣名满天下。而此刻在他胸中翻涌的，是一个更为宏大的设想：在此兴建一座跨海长桥。

就在蔡襄谋划着跨海长桥之际，在他的故乡枫亭，富甲一方的商人洪一波，已将“施德枫江，扶贫济困”的祖训传递给了儿子洪忠。庆历四年（1044年），乡民们深受涉水之苦，众人推举洪一波之子洪忠主事，建造沙溪、沧溪、太平等7座桥梁，其中跨横枫慈溪的，便是这座太平桥。

在朝廷之上，有蔡襄以士大夫的担当，发起浩大的国家工程；在民间乡野，亦有如洪忠这般的乡绅，以朴素的桑梓之情，垒起一道通向太平的基石。他们身份不同，但心意相通。这份心意，便是最本初的“爱”，它让父老乡亲的脚步，从此免受涉水之险；让货物的流通、人情的往来，从此畅通无阻。这是一种基础的、实在的、以穷土石为见证的“大爱”。

这桥建成之后，成了一座情义之桥，千百年来持续传递着人间的温情。这份温暖与真情，有时体现在个体命运转折关头的雪中送炭。清代，书生蔡新家道中落，遭到亲人的离弃，身染重病，流落至枫亭集英亭观音神案下，瑟瑟发抖地蜷缩着。亭前炸油条的小贩蔡排九，听闻有“同宗”落难，没有丝毫犹豫。他上前询问情况，将气息奄奄的书生接回了自己贫寒的家中。

一碗热粥，一床薄被，一片毫无功利算计的怜悯之心，

成为蔡新生命冰河期的第一簇炭火。这还不够。当蔡新身体稍有恢复，流露出进京赶考的志向却身无分文时，蔡排九与妻子做出了令人动容的决定：典当家产，向亲友借贷，为这位萍水相逢的同宗凑齐盘缠。

没有洪忠捐资建桥的豪迈阔绰，只有市井小民基于“宗亲”朴素伦理的全力支持。蔡排九的善，是藏于巷陌深处的善，带着市井的烟火气。它让“渡水”的太平桥，在精神层面延伸出一座看不见的、专门“渡人”于人生绝境的义桥。

更具规模、更具仪式感的“渡人之爱”，凝聚在一年中一个特殊的日——腊月廿五。在莆仙的传统观念里，腊月廿五是最为重要、最需谨慎行事的日子。相传此日地神上天述职，天神下降巡查人间善恶，百姓大多闭门不出，唯恐招来灾祸。

就在四邻八乡都笼罩在一片静穆之中时，枫慈溪下游的太平桥上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温暖景象。天色微明，衣衫褴褛、身背“乞吃包”的乞食者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桥头。紧接着，商贩、农人带着米袋、提着钱囊，从桥的两端纷纷赶来。没有喧闹拥挤，施者与受者在石桥上有序相遇。铜钱被放入伸出的手中，白米或稻谷被倒入张开的袋口，直至施者的囊袋空空如也。

这便是枫亭独有的“施济日”，其意义远超寻常的布施。它主动选择在“诸事不宜”的“禁忌日”大张旗鼓地行善，是一种精神上的宣告：对他人的同情与救助，本身就是最正当、最无畏的行为，足以消解一切虚无的忌讳。

“施济日”救助的，是在旧时代社会保障完全缺失的前提下，真正值得同情与帮助的弱势群体。年终岁寒之际，给予他们足以“聊以卒岁”的粮食和铜钱，是社区集体所能展现的最大善意与温度。这座石桥，由此成为一座慈善之桥，一座在特定日子里，由整个枫亭社区的良心共同托举的、渡人过苦海的方舟。

三

如果说，前文所述的爱，或着眼于修桥铺路，或围绕着民间互助，其格局大体未超出“枫亭”这一地域范畴，那么，南宋末年的那段悲壮史诗，则将枫亭与一个王朝的背影紧密联系在一起。德祐二年（1276年），元军攻破临安，南宋事实上已灭亡。陆秀夫、张世杰等护卫益王、广王南奔，史称“二王南迁”。

这支仓皇奔逃的队伍如狂风巨浪中挣扎的扁舟，曾漂泊至枫亭。枫亭籍侍郎蔡曰忠接待了以忠义闻名天下的陆秀夫。或许是被陆秀夫风尘仆仆却坚毅不屈的气节所打动，蔡曰忠将年仅17岁的女儿蔡荔娘，许配给陆秀夫为副室。

起初，陆秀夫以国事艰难危急为由婉言拒绝。然而，经过流亡朝廷杨太后出面主婚，这段姻缘最终在太平桥畔的活水亭缔结。蔡荔娘的人生，从此与一位末路忠臣、一个飘摇朝廷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。

江水长流，而太平桥依旧静静地横卧着，它记得所有该记得的，记得那所有深沉的、流淌不息的大爱。

战局日益恶化。陆秀夫护卫幼帝南撤至广东崖山——流亡朝廷的最后一道壁垒。祥兴二年（1279年）2月，崖山海战爆发，宋军全军覆没。绝望之际，陆秀夫做出了震撼千古的抉择：先挥剑驱赶原配妻子投海，随即用素白绸带将年仅八岁的少帝赵昺紧紧绑在背上，纵身跳入滔滔沧海。“后宫诸臣，从死者众”。“越七日，尸浮海上者十万余人”。

噩耗辗转传回千里之外的枫亭时，蔡荔娘正在活水亭中。巨大的悲痛并未击垮这位年轻的女子，她在活水亭为夫君设立了衣冠灵位，日夜哭泣祭奠。蔡荔娘，这位原本在历史上可能被一笔带过的女性，此刻毅然扛起了千钧重担。她怀抱幼子，为躲避元廷的追索，时而隐匿于枫亭，时而藏身于嵩山，历经艰险。

元朝天下已定，为显示怀柔之意，元仁宗下诏寻访前宋忠臣的子孙并予以录用。使者找到了蔡荔娘母子。面对可以改变贫贱处境、重获荣华富贵的诱惑，这位历经沧桑的妇人展现出了惊人的气节。她代子作诗婉言拒绝，其中“臣子官家众，小儿不足令”，语气谦卑却意志如铁。她教导儿子陆钊坚守遗民身份，不侍奉二朝。陆钊也作诗明志：“却聘承慈命，太平荷帝恩。”“慈命”与“帝恩”并置，态度昭然若揭。使者最终感叹道：“忠臣生孝子，节妇抚孤儿。”黯然复命而去。

至此，蔡荔娘完成了生命的蜕变与升华。她的爱早已超越了儿女私情，是融合了妻之贞、母之慈、遗民之节义的大爱。这份爱接续了陆秀夫投身南海的忠魂，让它在枫亭的山水间得以安息、滋长。

清咸丰年间，枫亭修建了“三贤祠”，将陆秀夫与蔡襄、林兰友一同祭祀。这位外来的忠臣，最终被奉为枫亭本土的精神偶像。这座曾为他提供暂时安身之所的太平桥，也因此牵连起了一段关乎国族大义、文化存续的磅礴叙事，成为一座承载忠魂的精神之桥。

四

如今，枫慈溪上的太平桥依旧静静地横卧着，潺潺的水声仿佛是无数往昔故事的低语。这水见证过洪忠捐资时殷切的目光，见证过“施济日”桥上传递的米粮铜钱，映照过蔡荔娘在活水亭畔遥祭亡夫时清瘦的倒影……

爱有多少种面貌？是乡绅坐下的巨石，是商贩掏出的最后一枚铜板，是蔡荔娘在漫漫长夜中守护的一盏孤灯。从提供渡水之便，到救助人之困厄，再到坚守渡心之忠贞，这座名为“太平”的桥，以它的身躯诠释了一条“爱”的河流如何由涓涓细流汇聚成深潭，又在历史的断崖处跌宕成壮丽的瀑布。

它最终告诉我们：真正的“太平”，从来不仅仅是物理层面的安稳，更是人心有所依托、孤忠得以寄托、善意得以延续的永恒春天。

江水长流，而太平桥依旧静静地横卧着，它记得所有该记得的，记得那所有深沉的、流淌不息的大爱。

## 一泓清溪润古镇

□李新霞

清溪蜿蜒，宛如一条灵动的丝带，从古镇深处穿流而过。两岸古厝依水而建，溪水潺潺，清波漾漾，伴着老街的烟火，绘就一幅江南水乡温柔的水墨丹青。

碧波轻漾，载着千年古镇的余韵，留下一串串美丽的足迹——这是我的母亲河，枫慈溪。细细的溪水流着悠长的岁月，绕上岑坝，顺流而下过新桥，轻吻太平古桥，映照集英亭的清影，浸染兰芳亭的古香，满载龙舟的棹影，摇漾水阁的凌波，别过太平陂，一个华丽转身，便汇入浩瀚的大海，完美成就了一场壮丽的旅程。

夜幕低垂时，我常独立于太平桥头，凝眸，远眺，冥思，遐想，时光仿佛慢了下来。不远处，新桥霓虹闪烁，流淌着现代的韵律；溪面波光粼粼，如凌波仙子盈盈向着古桥而来。太平桥依着夜色，仍旧唱着古老的歌谣。一河贯古今，老歌叠新曲，时光在此交汇，不禁令人低吟一番：“我住长江头，君住长江尾。日日思君不见君，共饮长江水。”无独有偶，古桥新桥恰如许。一河之隔，一眼千年，咫尺似天涯。身在宋朝的词里，眼里却是现代的诗，古意与新调相融，且行且歌，相得益彰。

闲暇时分，我喜欢踱步枫慈溪畔，重拾那份久违的闲情逸致，徜徉在微风拂面的惬意里。枫慈溪经太平陂润养，河道重整，早已旧貌换新颜，正以别样的姿态向世人发出邀请。溪水清澈，两岸明净，成了人们茶余饭后休闲的好去处。沿岸无过多遮掩，太平古桥与新桥，自然成了溪上最耀眼的主角。而集英亭立在太平桥边上，飞檐翘角，为这溪景增添了几分雅致。

我喜欢日落烟霞的溪畔。常踯躅于新桥与太平桥之间，吹吹风，赏赏景，听溪水潺潺，闻细沙簌簌。这自然清音，是触动心灵的弦，我把所有的情绪都写进这条溪流的旋律中，静静听，慢慢品，余音绕梁，回味无穷。这样的黄昏，我自己站成了景，以陶醉的背影，告诉你：桥的那边，夕阳

无限好。此时，兰友祠的檐角在晚霞中若隐若现，古祠藏韵，微风送香，与一溪春色相融，更添枫亭古镇的文墨气息。

我更喜欢雨中的枫慈溪。春日的雨携来轻灵小诗，清风唱起天籁之音，碧波滋润着两岸的野草，虽无杨柳拂堤的浓郁，却也处处透着生机。这时候，站在新桥望古桥，雨帘一幕一幕，迷迷茫茫，如诗，如画，如梦，如幻，尽是江南水乡的温润。古桥上下，烟雾弥漫，氤氲缭绕，透着江南女子的优雅韵致，泛着丁香姑娘的淡淡清愁，在小桥流水的温柔里，在雨巷深深的怅然中。相较于新桥的明快，我更偏爱太平桥这般古色古香的韵味，一砖一石，皆藏着岁月的故事。

有月的夜，枫慈溪愈发娇美。天上一轮月，水中一轮影，两岸的氛围灯次第亮起，或暖黄如金，或莹白似玉，与清风交相辉映，成了溪面最柔美的点缀。月光如水，倾泻溪面，水波潋滟，漾起了细碎的涟漪，灯影与月影随波浮沉，煞是好看。枫慈溪恬静安详地流淌着，流走了时光，却带不走我心中的记忆。

东方欲晓时，太平桥与新桥从晨雾的朦胧中醒来，上方坝也迎着晨光，漾起细碎的波光。

新桥上，一声清脆奏响了序曲，打破了清晨的静谧。渐渐地，各种汽笛声、车铃声交织在一起，愈发密集。行人匆匆，车流不息。

在新桥繁忙之际，太平桥也欣然睁开了眼。悠悠古桥，连着兰友街的这头和霞街的那头，临水亭台，守着一方清波。伴着古街“叮叮当当”“乒乓乒乓”的清晨欢歌，古桥也开始忙活起来，迎接一批又一批的过往客人。他们大步履蹒跚，步伐轻快，没有新桥上的急促。逢年过节，古桥更是熙熙攘攘，摩肩接踵，热闹非凡。多少年如一日，人们从古桥这边来，往古桥那边去，在桥上演绎着平凡的日常，绘就了一幅幅鲜活的枫亭版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
这太平桥，本是宋时洪忠捐巨资所建。榕树根须盘

绕，紧紧锁住桥基，七孔石拱横跨江面。千年来，它历经无数风吹雨打，几番重修补葺，却始终稳稳立在枫江上。它见证了太平港“舳舻衔尾”的繁华，见过海丝商船扬帆远去的壮阔，听过兰友祠里对林兰友的追思，也看过太平陂下潮起潮落的变迁。

千年的风吹，千年的日晒，千年的雨打，春秋寒暑，日月辗转，有多少人走过，有多少故事流传。它承载着历史的沧桑，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，承载着浓浓的乡情，也承载着每个枫亭人的记忆。人老了，桥不老；人去了，桥尚在。纵使岁月无情，太平桥依然静立枫江，清唱千年老歌。从古至今，枫江见证了无数历史瞬间与人世悲欢，却始终从容不迫，静静流淌。

端午的枫江，更是另一番景象。太平陂下潮涨水阔，灵慈庙的老龙头被请上龙舟，红船绿舟列阵枫慈溪，鼓声咚咚，棹影翩翩，多人聚在两岸，呐喊声冲破云霄。千年古镇沸腾了！龙舟竞渡的浪涛，拍打着太平桥的石墩，绕着太平陂的清波，吸引着无数游人流连驻足。这溪海竞渡的民俗，从宋时流传至今，成了枫江独有的盛景。而那省级非遗的水阁巡游，更是将枫亭的古韵揉进碧波里，水阁凌波笙歌婉转，与龙舟的刚健相映，一动一静，皆是枫亭古镇的文化根脉。

一石一瓦，一风景；一水，一桥，一心情。于我而言，枫亭古镇不只是简单的水与桥、石与瓦，而是一碗粥，一碗甜美的粥，它融进了千古文人墨客的浓浓情怀。

醉美枫江景，清流悠悠从上方坝飘逸而来，又从太平陂委婉而去。它以自己的美丽，装饰着新桥和古桥；它以自身的清澈，滋养着枫亭古镇的文明……

## 岁杪感吟 (外四首)

□吴睿

优悠好梦恬，何怅鬓华添？  
意笃时循道，心勤未挂嫌。  
烹茶凝絮静，拈韵出新尖。  
每叹园中桂，清香透翠屏。

## 冬夜漫吟

霜砌风轻听晚钟，云心犹倦拭铿铮。  
不知予美梨花月，已到旗山第几重？

## 品茗偶得

茶香袅袅溢砂壶，喉韵绵柔味倍殊。  
红薯灼薰冬夜暖，再添炭火小围炉。

## 咏兰花

野庐篱畔隐幽兰，姿韵天生岂一般。  
超逸何妨嚣俗远，迎风清放自鲜完。  
素心淡远隐林阳，久伴梵声浮暗香。  
清影犹犹诗偶至，一时开靥落轻霜。

## 那年玉兰花开

□陈剑芳

我一直笃定地认为，一所学校的灵魂，往往藏在三样东西里：古屋的褶皱、古树的年轮，以及那些在树影里走过的青春。

在莆田一中旧校区学习过的同学都会有这样的经历：生物课时，老师会骄傲地说，学校有棵种子植物中最古老的“活化石”银杏树。这棵银杏树，高大葱郁，如果你刚步入一中的校门，抬起头来一眼就能望见它。学生时代，我对银杏树的扇形叶子甚感兴趣，偶尔捡拾一片大风刮落的绿叶夹在书中。数月后，竟发现那抹青翠已悄然幻化成满叶的金黄。现在回想，金秋时节，满树的金黄，是校园一景，但我却始终未感受到如终南山古观音禅寺内银杏古树“一树擎天，禅意满园”的有趣景观。究其原因，可能是当时学校在校划分卫生责任区，各班值日生责任心强，地上哪怕留存一片叶子即是是对班级集体荣誉的亵渎，因此可怜的银杏落叶无法抱团积淀，形成如今人们趋之若鹜的“落叶铺金毯”的绝美画面。

若要评选一中的校树，相信很多人会投票选择主教学楼西南角的那株参天巨榕，树高超五层之楼，虬曲的枝干如铁铸般向四面八方伸展，撑起一片华盖般的浓荫。繁茂的枝叶层层铺展，交织成密不透光的绿网。微风吹拂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每一片叶子仿佛都跃动着岁月沉淀的生机。根盘龙踞，周边围有一块五米见方、一米见高的土台，土台四周砌以平整的长条巨石，其上恰可供人们休憩。巨榕似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，与矗立在旁古朴厚重、全石外墙的主教学楼景致相融，共同勾勒出校园里一道恢宏的景致。

主教学楼前的操场边有一株白玉兰，树约三四米高，树冠宽阔呈伞状，枝干挺拔却略显清瘦。纵使盛夏叶茂时节，在校园内各种参天巨木面前可以说是其貌不扬，相形见绌。然而当早春的暖风拂过，这株看似平凡的白玉兰便悄然绽放出令人惊艳的洁白花朵，宛如枝头静立的初雪，傲立在晨光薄雾中。满树琼花如雪色微碧，馥郁芬芳似兰草清幽。每日从宿舍楼横跨半个操场